





皇清通志卷之五十八

翰林院 吏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戶部 內務府 內閣 軍機處 吏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戶部 內務府 內閣 軍機處 吏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戶部 內務府 內閣 軍機處

天官胡三省 古注

漢紀五十

地重火竹 漢紀五十

國事 漢紀五十

年鑑 漢紀五十

和四年春三月朔 漢紀五十

漢紀五十

通鑑卷五十八

翰林學士非侍從之職故大夫有博士大夫知制誥制誥大夫  
書院公學博士掌書內務諸國及食三千三百戶大夫掌書之制也  
勅編集

漢紀五十八  
漢紀五十八

漢紀五十八

起重光作夏曆

開皇開元七年

孝宣皇帝中

元和四年春正月和親降詔後天德受稱國書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漢紀五十

起重光作噩盡強  
圍單闕凡七年

孝靈皇帝中

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驛驥廢丞領受郡國調馬賢

騾驢善馬也調謂徵發也調徒釣翻下同豪右辜權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權尊也謂障餘人買

賣而自取其利利權古岳翻馬一匹至二百萬 夏四月庚子赦天

下 交趾烏滸蠻久爲亂烏滸蠻反事始上卷光和元年光許呼古翻 牧守

不能禁交趾人梁龍等復反攻郡縣復扶又翻詔拜蘭

陵令會稽朱儁爲交趾刺史蘭陵縣屬東海郡會古外翻擊斬梁

龍降者數萬人降戶江翻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爲

諫議大夫 六月庚辰雨雹如雞子雨于具翻 秋九月

庚寅朔日有食之 太尉劉寬免衛尉許馼爲太尉

馼於六翻 考異曰袁紀十月許郁坐辟召錯繆免楊賜爲太尉今從范書 閏月辛酉

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 司徒楊賜罷 冬十月太

常陳耽爲司徒考異曰袁紀三年閏月楊賜久病罷十月陳耽爲司徒蓋誤置閏於去

年按長麻此年閏十月以袁紀考之閏九月爲是恐長麻差一月今從范書帝紀

鮮卑寇

幽并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

而貪淫後出攻北地北地人射殺之射而亦翻其子騫曼

尙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長知兩翻與魁頭爭國眾

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是歲帝作列肆於後

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更工衡翻帝著商賈服

著陟略翻下從之飲宴爲樂樂音洛又於西園弄狗著

進賢冠帶綬賢曰三禮圖曰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續漢志曰靈帝

寵用便嬖子弟轉相汲引賣關內侯直五百萬強者貪如豺狼弱者略不類物真狗而冠也綬音受又

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續漢志曰驢者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

通鑑五十一  
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駕之乎天意若曰  
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操于高翻

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帝好爲私稽好呼到

蓄同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

費賢曰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中常侍呂強上

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賢曰萬物稟歸之

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尙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

天下之繒中尙方中御府皆屬少府西園引司農之

藏中廩聚太僕之馬中廩卽駉驥廩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

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調徒弔翻姦吏因其利百

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好呼到翻容諂姑息自



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尙書受奏御而已

三府選其

人而舉之尙書受其奏以進御

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然後

付之尙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罪罰

劾戶槩翻

又戶得翻下遐掾翻

於是三公每有所遷參議掾屬咨其行狀

度其器能

掾俞絹翻行下孟翻度徒洛翻

然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

治

治直之翻

今但任尙書或有詔用

詔用者不由三公尙書徑以詔書用之也

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尙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

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

復扶又翻省悉井翻

何皇后性

彊忌後宮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大怒欲

廢后諸中官固請得止

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

華容

縣屬南郡 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五年春正月辛未赦天下 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

二千石爲民蠹害者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

受取貨賂

馘許六翻

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

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

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

謂放鴟梟而囚鸞鳳

考異曰劉陶傳光和五年以謠言舉二千石耽與議郎曹操

上言按耽已爲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王沈魏書

日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太祖因此上書切諫不云

與耽同上言也今但云陳耽 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  
拜議郎 二月大疫 三月司徒陳耽免 夏四月

旱以太常袁隗爲司徒 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

樂音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

孛蒲內翻

板楯蠻寇亂

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

漢中程包對曰板楯七姓

板楯七姓羅朴督鄂度夕龔皆渠帥也楯食尹翻

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

復方目翻

其人勇猛善戰昔永初

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

事見

四十九卷安帝元初元年注亦見是年

羌人號爲神兵傳語種輩勿復

南行

語牛倨翻種章勇翻復扶又翻下同

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

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

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

平之

昆錕古本翻又音昆隕魚容翻

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

更賦至重

長知兩翻更工衡翻

僕役筆楚過於奴虜

筆止案翻

亦有

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爲

通理

爲于僞翻

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愬

故邑落相聚以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

選明能牧守

守式又翻

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

選用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時皆降

降戶江翻

八月起

四百尺觀於阿亭道

觀古玩翻

冬十月太尉許馘罷以

太常楊賜爲太尉

帝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遂狩

于廣成苑十二月還幸太學

桓典爲侍御史宦官

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

御史

驄馬青白雜色

典焉之孫也

順帝永建初焉爲太傅焉榮之孫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赦天下

夏大旱

爵號皇后母

爲舞陽君

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五原山

岸崩

考異曰本紀云大有年按今夏大旱縱使秋成亦不得爲大有年今不取

初鉅

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

療病

妖於驕翻呪職救翻

令病者跪拜首過

首式又翻今道家所施符水祖張道

陵蓋同此術也

或時病愈眾其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

四方轉相誑誘

誑居况翻誘音酉

十餘年閒徒眾數十萬自

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

產流移犇赴填塞道路

塞悉則翻

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

郡縣不解其意

解戶買翻

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

太尉楊賜時爲司徒

賜爲司徒熹平五年也

上書言角誑耀百

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

蔓音萬

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

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

下遐稼翻

別彼列翻

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

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畱中

賢曰謂所論事畱在禁中未施用之今據賜以

熹平六年免帥所類翻

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

掾俞絹翻復扶

又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規

視朝政

覲丑廉翻朝直遙翻

烏聲獸心私其嗚呼州郡忌諱不

欲聞之但更相告語

更工衡翻

莫肯公文宣下明詔重募

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爲意方

詔陶次第春秋條例

陶明春秋爲之訓詁故詔之次第條例

角遂置三

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

異曰考

袁紀作坊今從范書

各立渠帥

帥所類翻

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

寺門在京城諸官寺

舍之門

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

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

數所角翻

中常侍封諱徐奉等爲內應

諱私呂翻

約以三月五日內

外俱起

中平元年

是年十二月改元

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

濟子禮翻

考異曰袁紀

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

云濟陰人唐客今從范書

陽

考異曰袁紀曰五月乙卯馬元義等於京都謀反伏誅今從范書

詔三公司隸案

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

州逐捕角等

下還椽翻

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

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

著陟略翻幟尺志翻又音誌

故時人

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

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考異曰司馬彪九州春秋云角弟梁寶袁紀

云角弟良寶今從范書

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

聚才喻翻州郡失

據長吏多逃亡

長知兩翻

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

進爲大將軍封慎侯

慎縣屬汝南郡

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

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

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

函谷關在河南穀城縣賢曰太谷在

雒陽東廣成在河南新城縣京相璠曰伊闕在雒陽西南五十里轅轅關在緱氏縣東南水經注曰旋門

坂在成皋縣西南十里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小平津在河南平縣北賢曰在今鞏縣西北杜佑曰洛州

新安縣東北有漢入關城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

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

中藏府令屬少

府宦者爲之中藏錢漢所謂禁錢也

西園廄馬卽驥廄馬藏徂浪翻 嵩規之兄子也

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

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合請先

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音料

聊量也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王子赦天下黨

人還諸徙者謂黨人妻子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

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漢有三署中郎將五官及左右署又有使匈奴中郎

將北中郎將則創置於此時蓋以討河北黃巾也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

將朱儁討潁川黃巾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

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夏戶雅翻上常言張常

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

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據續漢志永安宮在北宮東北

宮中有候臺洛陽宮殿名曰永安宮周  
同六百九十八丈故基在洛陽故城中  
宦官恐望見

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賢曰尚姓但名姓諫師尚父之後後漢有

高士尚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

敢復升臺榭觀靈帝以尚但之言不敢復升臺榭誠恐百姓虛散也謂無愛民之心可乎使其以信尚但者信諸君子之言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賢曰春秋潛潭巴曰天子毋高臺榭高臺榭則下

叛之蓋因此以誑帝也復扶又翻下同及封諂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

侍曰詰去吉翻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

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

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

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

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

其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言其欲謀廢立

也數所

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

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

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憚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

而就外自屏

賢曰自屏謂自

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

親沒入財產侍中河內向栩上便宜讖刺左右

栩况

上時掌

張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爲內應收送黃門

北寺獄殺之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

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

樂音洛

其源皆由十

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

權古 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

岳翻 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

據宦者傳是時張讓

趙忠夏憚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

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言十常侍舉大數也縣讀

日懸 考異曰范書宦者傳上列常侍十二人名而下云十常侍未詳

遣使者布告天

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

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

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

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

不俯九翻

御史承旨遂誣奏鈞

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掠音亮

庚子南陽黃巾張曼

成攻殺太守褚貢 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

對切直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弘農鄧

盛爲太尉已而帝閱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

奏乃封賜爲臨晉侯

臨晉縣屬馮翊賢曰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上時掌翻

陶爲中陵鄉侯 司空張濟罷以太司農張溫爲司

空 皇甫嵩朱雋合將四萬餘人

將卽亮翻

共討潁川嵩

雋各統一軍雋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

長社縣屬潁川

郡賢曰今許州縣故城在長葛縣西

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

邵陵縣屬汝南郡賢曰故城在今豫州鄆陵縣東敗補邁翻

廣陽黃巾殺幽州刺

史郭勳及太守劉衛

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

少少詩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

皆束苴乘城

賢曰苴音巨說文云束葦燒之

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

大呼

聞古莧翻呼火故翻

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

犇擊賊陳

陳讀曰陣

賊驚亂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

適至五月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

數萬級封嵩都鄉侯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

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

吳人作曹騰傳及郭頌世語並

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操於惇爲從父兄弟

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

俠放蕩不治行業

少詩照翻行下孟翻下同

世人未之奇也唯太

尉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

顒魚容翻

玄謂操曰天下將亂

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

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玄謂操曰君未

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劭也

許劭字子將許訓爲

公見上卷熹平三年四年從才用翻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

高名好其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

俗有月旦評焉

後置州郡中正本於此好呼到翻更工衡翻

嘗爲郡功曹

府中聞之莫不改操飾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

造七到翻

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爲人不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

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

言其才絕世也天下治則盡其能爲世用天下亂則逞其

智爲時雄操大喜而去

曹操事始此

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

司馬北地傅燮上疏曰

護軍司馬官爲司馬而使監護一軍

臣聞天下



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

用十六相

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

服左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斨檮鼓大臨

龐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愷舜臣堯流四凶族舉十六相

明惡人不

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

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

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

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

治直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闡豎弄權忠臣不

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

謂其黨歸順去其黃巾而復服時人之服也梟

堅堯翻梟夷謂

梟斬而誅夷之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

人不宜其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

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其長虛僞

見賢遍翻長知兩翻

夫孝子疑於屢至

卽曾母投杼事見二卷周赧王七年

市虎成於三夫

韓子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

言信乎王曰寡人信矣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

王熟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

白起事見

五卷周赧王五十八年復扶又翻郵音尤

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

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

之惡鳥路翻

變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譖訴之帝識變言

賢

識記也  
音志

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張曼成屯宛下百餘

日宛於  
元翻

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

交阯土

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

行下  
孟翻

財計盈給輒求遷

代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

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賈琮爲交阯刺史

京縣屬河  
南尹琮祖

宗翻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

斂力  
贍翻

百姓莫不

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

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

蠲

玄翻復音方  
目翻除也

誅斬渠帥爲大害者

帥所  
類翻

簡選良吏試

守諸縣歲閒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

通鑑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飯扶晚翻

皇甫嵩朱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

陽翟擊彭脫於西華

姓譜波姓也其先事王莽爲波水將軍子孫以爲氏陽翟縣屬

潁川郡西華縣屬汝南郡賢曰西華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又曰在今般水縣西北

並破之

餘賊降散

降戶江翻

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儁

於是進封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

此因欲鎮安黃巾餘賊而置官

詔嵩討東郡儁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

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

廣宗縣屬鉅鹿郡賢曰今貝州宗城縣

植

築圍壑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

垂幾也塹七豔翻

帝遣小黃

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

曰廣宗賊易破耳

易以鼓翻

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

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隴西董卓代

之

盧植先爲北中郎將卓爲東中郎將四中郎將始於此

巴郡張脩以妖術

爲人療病

爲子僞翻

其灋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

號五斗米師秋七月脩聚眾反寇郡縣時人謂之米

賊

考異曰范書靈帝紀有此張脩陳壽魏志張魯傳有劉焉司馬張脩劉艾典略有漢中張脩裴松

之以爲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案魯傳云祖父陵父衡皆爲五斗米道衡死魯復行之

劉焉司馬張脩與魯同擊漢中魯襲殺脩非其父也今此据范書

八月皇甫嵩與

黃巾戰於蒼亭

蒼亭在東郡范縣界

獲其帥卜巳

帥所類翻

董卓攻

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九月安平王續坐

不道誅

安帝延光元年改樂成國曰安平以孝王得紹封續得子也

國除初續爲

黃巾所虜國人贖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議郎李燮

曰續守藩不稱

稱尺證翻

損辱聖朝不宐復國朝廷不從

燮坐謗毀宗室輸作左校

校戶教翻

未滿歲王坐誅乃復

拜議郎京師爲之語曰父不肯立帝

謂李固不肯立質桓二帝也

子不肯立王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

宗梁眾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

知賊意稍懈

懈居隘翻

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

陳讀日陣

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

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

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

下曲陽縣屬鉅鹿郡以常山有上曲陽故此稱下復

扶又

斬獲十餘萬人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

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

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

爾如

故所嚮有功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

河關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零

音麟枹音膚

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

北宮以所居爲氏左傳有衛大夫北宮文子孟子有北宮黝從才用翻

殺護羌校尉泠

徽賢曰泠姓也周有泠州鳩音零

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

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

誘音酉任音王

殺金城太守陳懿

攻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

武威太守史失

其姓名 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

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敦煌蓋勳續漢志郡

太守置丞一人郡當邊戍者丞勳素與正和有仇或

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

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鷙也賢曰繼繫也廣雅曰鷙執

也取其能服執眾鳥隼鷙而亨之亨讀作烹將何用哉鵠乃

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

正和也爲于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萬勳

諫之昌怒使勳與從事辛曾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

阿陽縣屬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數所及北



宮伯玉之攻金城也勳勸昌救之昌不從陳懿既死

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召勳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

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

苴爲將禦之令寵臣莊賈監軍穰苴與期旦日會賈

素驕貴夕時乃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

云何對曰當斬遂云何對曰當斬遂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乎監

斬賈以徇於三軍街會等懼而從之勳至冀誚讓章等以背叛之罪才

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去叛羌圍校尉夏育

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有論罪輪掌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

許救許救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晉時秦苻生葬姚弋仲於狐槃載記

翻

日在天

爲羌所敗勳餘眾不及百人身被三創

敗補

水冀縣

堅坐不動指木表曰尸我於此句就種羌

滇吾以兵扞眾曰

賢曰句就羌別種句音古

蓋長史

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

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

遂爲羌所執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遂還漢陽後

刺史楊雍表勳領漢陽太守張曼成餘黨更以趙

弘爲帥眾復盛

帥所類翻下同復扶又翻下同

至十餘萬據宛城朱

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

宛於元翻璆渠尤翻

自六月

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

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剋敵

史記白起事秦昭王爲大

夏造攻魏破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事

燕昭王爲上將軍伐齊入臨菑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

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

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

將卽亮翻

兵家所忌宜假日

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

拒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掩

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將卽亮翻降戶

江翻並下同

諸將皆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執異者

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

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

通鑑五十七  
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

長知

兩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

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

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

況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

自出則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

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眾復奉

孫夏爲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眾先登癸

巳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

西鄂縣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

今鄧州向城縣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其

南精山在其南

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十二月己巳赦天下改

元 豫州刺史太原王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

黃巾交通上之上時掌翻上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亦不

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中竹仲翻遂傳下獄賢日傳速

也傳殊戀翻會赦還爲刺史旬日開復以他罪被捕

下遐稼翻楊賜不欲使更楚辱賢日更經也楚苦痛更正衡翻遣客謝之

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量音良幸爲

深計賢日深計謂令自死請從事好氣決者好呼到翻共流涕奉藥

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

謝天下辟毗亦翻豈有乳藥求死乎前書王嘉傳何謂咀藥而死乳當作咀

通鑑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

上疏請之得減死論

考異曰允傳云太尉袁隗司徒楊賜按隗賜時皆不爲此官

也  
恐誤

二年春正月大疫 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

城門災

據續漢志蓋樂成殿門也城當作成五行志作樂城門劉昭曰南宮中門也

中常

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晦十錢

說輸芮翻斂力贈翻晦古斂字

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

稅晦而蠶災自生

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

不肯盡力於公田起履踐案行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蠶蠶子也傳曰冬蠶生此其言蠶生向上變古易常

也注云上公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蠶余專翻

哀公增賦而孔子非

之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

荀而行又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何訪焉

戒自蹈亡王之瀆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警聖明

援于元翻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表陳解釋

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陸續事見四十五卷又詔

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

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賈十分之一中竹仲翻因

復貨之宦官復不爲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

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復扶又翻百姓呼嗟又令

西園騶分道督趣騶側尤翻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

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

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

然後得去

賢曰諧謂平定其價也

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

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

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

時求

被皮義翻稱尺證翻

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

極陳當世之失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

爲于偽翻

以朱儁爲右車騎將軍自張角之亂所在

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

氏根張白騎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



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睦固苦蟾

之徒不可勝數

朱儁傳曰輕便者言飛燕于氏根賢注曰左傳曰于思于思杜預云于思

多須之貌騎白馬者爲張白騎大聲者稱雷公大眼者爲大目左髭文八作左髭丈八校戶教翻騎奇寄

翻睦息隨翻蟾才由翻勝音升

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

褚飛燕合軍攻瘦陶

瘦於郢翻

牛角中流矢

中竹仲翻

且死令

其眾奉飛燕爲帥

帥所類翻

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趨捷

故軍中號曰飛燕

趨上妖翻

山谷寇賊多附之部眾寔廣

殆至百萬號黑山賊

杜佑曰衛州衛縣漢朝歌縣也紂都朝歌在今縣西縣西北有

黑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

被皮義翻

朝廷不能討燕乃遣

使至京師奏書乞降

降戶江翻

遂拜燕平難中郎將

難乃旦翻

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 司徒袁隗

免

隗五罪翻

三月以廷尉崔烈爲司徒烈寔之從兄也

崔寔作政論從才用翻

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

而得之

賢曰阿保謂傅母也余謂阿母保母也

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

名譽

類古迴翻

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傅母入錢

五百萬故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

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

賢曰靳固之也居焮潮

程

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

反不知姝邪

賢曰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姝春朱翻

烈由是聲譽頓

衰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

長安以討之時涼州兵亂不止徵發天下役賦無已

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

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尙書奏燮廷辱大臣帝以

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

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事見十二卷今涼州天下要

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高祖以將軍酈商爲

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世宗拓境列置四郡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降太初

元年置酒泉張掖郡四年以休屠王地爲武威郡後元年分酒泉郡置敦煌郡議者以爲斷

匈奴右臂斷丁管翻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

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爲于僞翻乃欲割棄一方萬

通鑑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

說文曰衽衣衿

夷狄之人左衽

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

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

善而從之

夏四月庚戌大雨雹

雨于具翻

五月太尉

鄧盛罷以太僕河南張延爲太尉

六月以討張角

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爲列侯

秋七月三輔

螟

說文曰螟蟲食穀葉者

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

侍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

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

徵嵩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

綬音受

八月以

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爲副以討北宮伯玉拜中郎將董卓爲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 九月以特進楊賜爲司空冬十月庚寅

臨晉文烈侯楊賜薨以光祿大夫許相爲司空相訓

之子也

建寧二年許訓爲司徒

諫議大夫劉陶上言天下前

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今西羌逆類已攻河東

恐遂轉盛豕突上京

河東東南至雒陽五百里耳

民有百走退死

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車騎孤危

車騎謂張

溫也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

數所角翻

而言

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

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

復扶又翻

大較言天下大亂皆

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

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

專言妖孽

妖於驕翻

州郡不上

上時掌翻

陶何緣知疑陶

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

下還稼翻

掠音亮

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

輩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今上殺忠謇之臣下

有憔悴之民

悴素醉翻

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

前司徒陳耽爲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

美陽縣屬扶風賢曰在今雍州

武功縣北杜佑曰美陽本前漢頻陽縣

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

輒不利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

大破之章遂走榆中

榆中縣屬金城郡賢曰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東杜佑曰蘭州

治五泉縣漢榆中故城在今縣東

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

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

斷其運道

參軍事之官始見於此杜佑曰漢靈帝時陶謙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將軍張溫軍

事時孫堅亦爲參軍晉時軍府乃置爲官員說輸芮翻斷丁管翻下同

將軍以大兵繼

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

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

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

重直用翻溫又使董卓將

兵三萬討先零羌

零音麟

羌胡圍卓於望垣北

望垣縣屬漢陽

郡陳壽三國志曰望垣峽名

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立隄以捕

魚而潛從隄下過軍

賢曰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

比賊追

之比必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溫以詔書

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

耳語謂溫曰

耳語附耳而語也

卓不怖罪

怖普布翻

而鴟張大語

宜以召不時至陳軍灑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

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

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

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



疑眾二罪也

溫在呂翻

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

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

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

垂意猶言降意也斷丁亂翻

不即加誅虧

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

堅遂出是歲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繪

帛物積堂中

賢曰物滿也

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

千萬

復扶又翻

又於河閒買田宅起第觀

帝故封河閒解瀆亭侯觀古玩

翻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

夏戶雅翻

殺南陽太守秦頡

庚戌赦天下

太尉張延罷遣使者持節就長安

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於溫 以中常侍趙忠

爲車騎將軍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

忠曰甄之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傳變字南容

人翻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眾

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傳變延謂

變曰南容少答我常侍少詩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

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傳變豈求私賞哉忠愈懷

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考異曰袁紀

從范帝使鉤盾令宋典修南宮玉堂南宮有又使

掖庭令畢嵐鑄四銅人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賢曰

列於倉龍玄武闕外鐘  
懸於雲臺及玉堂殿前  
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

外橋東轉水入宮

賢曰天祿獸也案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鑄其膊

一日天祿一日辟邪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

又作翻車渴

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

賢曰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桶以氣引

水上也車尺遮翻

以為可省百姓灑道之費

五月壬辰晦

日有食之

六月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

車

騎將軍趙忠罷

冬十月武陵蠻反郡兵討破之

前太尉張延為宦官所譖下獄死

十二月鮮卑寇

幽并二州

徵張溫還京師

四年春正月己卯赦天下

二月滎陽賊殺中牟令

通鑑五十九  
中牟縣屬河南尹  
賢曰今鄭州縣

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滎陽賊破之

拜苗爲車騎將軍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

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

涼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

百官志州

刺史置從事史員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爲治中從事主州選署及眾事

球通

姦利士民怨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

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

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

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

賢曰挺解也又緩也必

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

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至狄

道州別駕反應賊

別駕從事刺史行部則奉引錄眾事

先殺程球次害

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地

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風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

送變歸鄉里

傅變北地靈州人

變子幹年十三言於變曰國

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

朝直遙翻

今兵不足以自守

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變

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

左傳曹公子臧曰聖

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

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

難乃且翻

吾行何

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

嬰也

史記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殺趙朔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朔客

公孫杵曰謂客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即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公宮朔妻置兒於絝中視日趙宗滅乎若噤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曰乃取他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攻殺杵曰杵兒然趙孤兒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景公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乃立趙武爲卿而復其出邑

太守黃衍說變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

吾屬帥乎

帥所類翻

變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

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

說輸芮翻爲于偽翻陳讀曰陣考異曰

袁紀在明年五月今從范書

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

遂合其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 太尉張溫以寇賊

未平免以司徒崔烈爲太尉 五月以司空許相爲

司徒光祿勳沛國丁宮爲司空 初張溫發幽州烏

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

溫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 涿郡治涿縣 瓚藏旱翻 軍

到薊中烏桓以牢稟連縣 縣讀曰懸牢價直也稟給

也古者名 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 將即 乃與同

廩爲牢 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

略薊中 薊音 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 公綦 右北平太

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眾至十餘萬屯肥如 肥如

縣屬

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封於此賢曰故城今平州

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

卿奉迎 冬十月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區烏侯翻姓也又如

字 考異曰范書作觀鶴今從陳壽吳志眾萬餘人詔以議郎孫堅爲長

沙太守討擊平之封堅烏程侯烏程縣屬吳郡爲堅以長沙兵討董卓張

本十一月太尉崔烈罷以大司農曹嵩爲太尉

十二月屠各胡反屠各胡卽匈奴也屠直於翻是歲賣關內侯

直五百萬錢 前太丘長陳寔卒長知兩翻海內赴弔者

三萬餘人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叛正

判分也剖也剖折而見正理也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



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  
畢賀輒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先悉薦翻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漢紀五十一

起著雍執徐盡上章敦牂凡三年

孝靈皇帝下

中平五年春正月丁酉赦天下 二月有星孛于紫

宮 紫宮卽太微也匡衡十二星之內皆曰紫宮天子之宮也李蒲內翻

黃巾餘賊郭

通鑑五十九  
大等起於河西白波谷

帝紀作西河當從之又按宋白續通典河南府河清縣今

理白波鎮無以此谷於孟津爲河西歟

寇太原河東

三月屠各胡攻

殺并州刺史張懿

屠直於翻

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

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

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

任焉內欲求交阯牧

以交阯僻遠可以避禍也

侍中廣漢董扶

圖讖何進薦之徵拜侍中

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

氣蔡邕月令章句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

魯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趙之

分野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晉之分野

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自柳

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野自張十

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楚之分野自軫六度  
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  
四度謂之火火之次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  
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  
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  
玄枵之次齊之分野晉書天文志用後魏太史令陳  
卓所言郡國所入宿度今亦載之自軫十二度至氏  
四度爲壽星於辰在辰鄭分屬兗州自氏五度至尾  
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宋分屬豫州自尾十度至南  
斗十一度爲析木於辰在寅燕分屬幽州自南斗十  
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屬揚州  
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齊分屬  
青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諏訔於辰在亥衛分  
屬并州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於辰在戌魯分  
屬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於辰在酉趙  
分屬冀州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爲實沈於辰  
在申魏分屬益州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  
於辰在未秦分屬雍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  
火於辰在午周分屬三河自張十七度至軫十度爲  
一度爲鶉尾於辰在巳楚分屬荊州分扶問翻焉乃

更求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

郤

逆翻春秋晉大夫郤氏

考異曰范書作

而耿鄙張

懿皆爲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尙書爲州牧

各以本秩居任

列卿秩中二千石尙書秩六百石

以

焉爲益州牧太僕黃琬爲豫州牧宗正東海劉虞爲

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焉魯恭王之後虞東海

恭王之五世孫也虞嘗爲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

故用之董扶及太倉令趙贇

百官志太倉令秩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屬

大司農贇

皆棄官隨焉入蜀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

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

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

建武中右部莫犍日逐王比來降立爲醯落尸

逐靱單于右部醯落者蓋其支庶分居右部因以爲種落之號醯馨兮翻

與屠各胡合屠

於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

考異曰帝紀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

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今從匈奴傳

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爲

持至尸逐侯單于

賢曰於扶羅卽前趙劉淵之祖也是爲亂晉之首

夏四

月太尉曹嵩罷

五月以永樂少府南陽樊陵爲太

尉

樂音洛

六月罷

益州賊馬相趙祗等起兵緜竹

竹縣

縣屬廣漢郡賢曰故城在今益州縣竹縣東

自號黃巾殺刺史郤儉進擊

巴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犍居言翻壞音怪

有眾數萬

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率吏民攻相等數日破走州

通鑑五十九  
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劉焉焉徙治縣竹撫納離叛

務行寬惠以收人心

益州張本  
為劉焉專制

郡國七大水

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

坐

坐才臥翻

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

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

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

舊宅

帝先為解瀆亭侯有舊宅在河間

芬等謀以兵徼劫

徼讀日邀

誅諸

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

此以

諫告操蓋亦知操之為時雄矣

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

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

此等語豈常人



所能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及哉

同眾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

易以未觀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以危

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華戶化翻姓譜堯子丹朱居陶

丘其後氏焉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

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

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上時掌翻不宜北行

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

原自殺緩音受秋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磾爲太尉

日磾融之族孫也磾丁奚翻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校戶

通鑑卷之十九  
漢紀三十一  
四  
教以姓譜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

有秦大夫蹇叔

虎

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

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

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溇于瓊

爲右校尉皆統於蹇碩

考異曰范書袁紹傳紹爲佐軍校尉何進傳溇于瓊爲

佐軍校尉今從樂資山陽公載記

帝自黃巾之起畱心戎事碩壯健

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九月司徒

許相罷以司空丁宮爲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爲司

空 以衛尉條侯董重爲票騎將軍重永樂太后兄

子也

票匹妙翻樂音洛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

復扶又翻

寇郡

縣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

之

厭一葉翻

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

水經注穀水自白馬

寺東南逕平樂觀在上西門外樂音洛觀古玩翻

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

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

步騎數萬人結營爲陳

重直龍翻高居傲翻陳讀曰陣下同

甲子帝親

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

甲介馬

賢曰擐貫也音宦介亦甲也

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市而還

行下孟翻市作答翻

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

蓋古蓋翻吾

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

國語載祭公謀

父之言

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

左傳曰戎昭果毅以

聽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祗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

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

紹謀共誅嬖倖

嬖卑義翻又必計翻云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

考異曰勳傳

同典禁兵勳謂虞紹云云按虞於匈奴未叛之前已爲幽州牧又宗正非典兵之官今除之

蹇碩

懼出勳爲京兆尹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

甫嵩爲左將軍

復扶又翻

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

拒之張純與丘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

鈔楚交翻詔

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

屬國遼東屬國也賢

曰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瓚藏旱翻

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

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

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眾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

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

易可拔

易以  
跋翻

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眾必疲疲而

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

拔

六年春二月國眾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

卓曰不可兵瀆窮寇勿追歸眾勿追

賢曰司馬  
兵法之言

嵩曰

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

疲師非歸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

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

餘級卓大慚恨由是與嵩有隙

爲後獻帝初平二年卓怖嵩張本韓

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

部忠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

更工衡翻

由是寢衰

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

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

譯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

上時掌翻

也奏但畱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

石門之捷自騎都尉拜降虜校尉降戶江翻校戶教翻

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

送首詣虞公孫瓚志欲埽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

降由是與瓚有隙

爲後初平四年瓚殺虞張本

夏四月丙子朔

日有食之

太尉馬日磾免遣使卽拜幽州牧劉虞

爲太尉封容丘侯

容丘縣屬東海郡三月己丑光祿劉虞爲司馬領幽

州牧今從范書 考異曰袁紀

州牧今從范書

塞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

西擊韓遂

說輸芮翻

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

克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

初帝數失皇子

數所角翻

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

賢曰道人謂有道術之人

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

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

佻初彫翻輕薄也

欲

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

屬之欲翻託也

丙辰帝

崩于嘉德殿

年三十四嘉德殿在南宮九龍門內

碩時在內欲先誅何

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卽駕往碩司馬潘

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

廣雅曰僂疾也

仕鑿

引兵入屯百郡邸

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師謂之百郡邸者百郡總爲一

也即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卽皇帝位年十四

異曰考

帝紀云年十七張璠漢紀曰帝年十四今從之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朝直遙

翻下同救天下改元爲光熹封皇弟協爲勃海王協

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

尙書事進旣秉朝政忿蹇碩圖已陰規誅之袁紹因

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



袁安爲司空司徒子做爲司空孫湯爲司空司徒太尉湯子逢爲司空少子隗亦爲三公是累世貴寵也

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爲豪傑所歸信而用

之從才用復博徵智謀之士復扶何顥荀攸及河南

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顥爲北軍中候攸爲黃門侍郎

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

關通內外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卽位令侍中給事黃

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尙書

事蓋前無定員至帝始定員數也顥魚容翻泰爲

尙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

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

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

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上閣省閣也急捕誅之中

沈持林翻

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

考異曰袁紀作郭厥九州春秋作郎勝今從何進傳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

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

誅之因悉領其屯兵票騎將軍董重票四妙翻與何進權

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爲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

何太后輒相禁塞塞猶遏也塞悉則翻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輒

張怙汝兄邪恚於避翻賢曰輒張猶疆梁也兄謂進也輒音舟吾敕票騎斷

何進頭如反手耳斷丁管翻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

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

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夏戶雅翻惲於粉翻較讀曰雍西省卽謂永樂宮司故

事蕃后不得留京師

賢曰蕃后謂平帝母衛姬王莽攝政恐其專權后不得留在京

師故以爲故事也

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票騎府

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

怖普布翻

考異曰九州春秋曰太后憂懼自殺今從皇后紀

民間由是不附何氏辛

西葬孝靈皇帝於文陵

賢曰在雒陽西北二十里

何進懲蹇碩之

謀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

大水

秋七月徙

勃海王協爲陳留王司徒丁宮罷

袁紹復說何

進曰

復扶又翻說輸芮翻

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但

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

自取禍滅

事見五十六卷建寧元年

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

謂進及弟

苗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

樂音洛

事在掌握

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

不可失也

爲于僞翻下同

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

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

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

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

楚詞注曰楚楚鮮明貌詩曰衣裳楚楚

進難違

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

其近

斬翻

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

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

數所角翻下同遺于季翻

知進欲誅之

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

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

大名而內不能斷

斷丁亂翻下同

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

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

太后進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

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

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

洪鑪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

之而反委釋利器

利器謂兵柄也

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

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祗爲亂階

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

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

直治

之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

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爲少府

據卓傳中平六年徵卓爲少府蓋卽是年也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

秦胡兵將卽亮翻皆詣臣言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

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慙腸狗態賢曰言

腸慙惡情態如狗也方言云慙惡也郭璞云慙慙急性也慙音芳列翻慙音芳于翻臣不能禁

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賢曰如其更增異志當復

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祠孔廟奏後云增異輒上光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筭奏後云增異復上此蓋

當時奏文結末之常語蓋言繼今事有增於此朝廷

者異於此者將復上奏也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

璽斯氏翻

令以兵屬

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

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

畜許六翻

爲于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

將如字又卽亮翻之往也

嵩從子酈

說嵩曰

從才用翻酈音歷袁紀作從子邈今從范書

考異曰

天下兵柄在大

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

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

被皮義翻度徒洛翻

故敢

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

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

嵩討王國時爲督故曰元帥

杖國威以

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

通鑑五十九  
專誅亦有責也

卓不釋兵爲違命  
嵩擅討卓爲專誅

不如顯奏其事使

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

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

進傳曰召  
考異曰

卓屯關中上林苑按時卓已駐河東若屯上  
林則更爲西去非所以脅太后也今從卓傳

侍御史

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狀

狀於  
鹽翻

若借之朝

政

借子  
夜翻

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

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

斷丁  
亂翻

誅除有罪誠不宐

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畱變生殷鑒不遠

謂竇武之  
事可爲殷

鑒也

宐在速決尙書盧植亦言不宐召卓進皆不從泰

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

易以  
鼓翻

進府掾王



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

郡太守橋瑁屯成皋

瑁音冒

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

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

賢曰武猛謂其有武藝而勇猛取其嘉名因以

名皆以誅宦官爲言董卓聞召卽時就道并上書曰

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

莫若去薪

去羌呂翻前書枚乘諫吳王曰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

火而已滄音則亮翻寒也

潰癰雖痛勝於內食

言癰疽蘊結破之雖痛勝於內食肌

肉浸淫滋大也

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

公羊傳曰晉趙

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

賢曰鳴鐘鼓者聲其罪也

請收讓等以清

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其從南陽來俱以

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

言何后因宦官得進進兄弟以此致富貴也

國家

之事亦何容易

易以或翻

覆水不收宜深思之

水覆於地不可復收

言事發則不可收拾

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

澠彌

而進更狐

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

南

河南周之王城去維陽不遠种音冲

邵迎勞之

勞力到翻

因譬令還軍卓

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

披

披芳靡翻

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

賢曰夕陽亭在

河南西邵嵩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

成形執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

生復爲竇氏矣

復扶又翻

進於是以前紹爲司隸校尉假節

專命擊斷

漢司隸校尉本持節至元帝時諸葛豐爲司隸始去節今假紹節重其權也斷丁亂

翻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

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

上時

掌翻樂音洛觀古玩翻

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

舍唯留進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

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匆匆正患諸君耳今董

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

勸進於此時悉誅之也

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

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

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

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賢曰惟今

當遠離宮殿離力智翻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復扶又得

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

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

月戊辰進入長樂宮樂音洛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

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

今欵入省賢曰欵音許勿翻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使

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

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

詰進曰天下憤憤

詰去吉翻說文曰憤憤亂也古對翻

亦非獨我曹罪

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

事見上卷光和我四年幾居希翻

我

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

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

種章勇翻

於

是尙方監渠穆拔劔斬進於嘉德殿前

渠百官志尙方有令丞而

無監桓靈之世諸署令悉以宦者爲之尙方監必亦

置於是時也渠姓也左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又

衛有渠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

府許相爲河南尹尙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

其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尙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

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

被皮義翻

欲引兵

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

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

衛璠曰青瑣門邊青

瑣也

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考異曰何進傳作九龍門今從袁紀

欲以脅

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尙書

闔

尙書闔卽尙書門

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

從複道走北宮

將如字攜也挾也

尙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

下仰數段珪

數所具翻

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乃免袁

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

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

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

軍卽車騎也

時苗爲車騎將軍

吏士能爲報讎乎

爲子偽飾皆流

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

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

少長皆殺之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凡二千餘人或有不須而誤

死者

須古鬚字通

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

宮之正南門曰端門省禁也

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

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

穀門位在子維城正北門也

夜至小平津

賢曰小平津在今鞏縣西北杜佑曰鞏縣西北有小平縣故城又北有津曰小平津

六璽不自

隨公卿無得從者

從才用翻

唯尙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

貢夜至河上

漢官儀諸郡置五部督郵以監屬縣河南尹置四部督郵中部爲掾掾俞緡翻

貢厲聲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劔

斬數人

又手式

讓等惶怖

怖普布

又手再拜叩頭向帝

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畱

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

露車

者上無巾蓋四旁無帷裳蓋民家以載物者耳

其乘之至雒舍止

雒舍地名在北芒之

北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畱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

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

顯陽苑桓帝延熹二年所造在

雒陽西

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

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

至

將卽亮翻

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



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

東都

羣臣謂天子爲國家

何卻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

了曉解也

乃

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

失卓大喜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

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

爲昭寧失傳國璽

爲下獻帝初平二年孫堅得璽張本璽斯氏翻

餘璽皆得

之以丁原爲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

說袁紹曰

說輪芮翻

董卓擁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

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

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

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

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

復扶又翻

中無

知者俄而進及弟首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

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其眾卓兵於是大盛

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

朔方

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

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

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

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

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

臺

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治書御史遷尙書二日之間周歷三臺

遷爲侍中

董

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

毒

賢曰毒恨也

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爲能勝史侯否人有

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

且爾猶言且如此也卓意欲廢漢自立

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

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

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

豎子敢然

敢然猶言敢如此也

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

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

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

故不敢害紹縣節於上東門

縣所假司隸節也上東門位在寅賢曰雒陽城

東面北頭門也縣讀曰懸逃犇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僚奮首

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

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畱王何如更工衡翻公卿以下皆

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賢曰抗高也昔霍光定策延年

按劔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有敢沮大議皆以軍瀆從事在

呂翻坐者震動尙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昌邑

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爲之請坐祖

臥翻爲于僞翻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尙書海內大儒人之

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怖普布翻卓乃止但免植官植

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

甲戌卓復會羣僚於崇德前殿

復扶又翻

遂脅太后策廢

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

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

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

言不敢出聲但鯁咽

而流涕也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跽迫永樂宮

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

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靈爲永漢丙子卓

酖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

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

君棄尸於苑枳落中

落籬落也枳似棘多刺江南爲橘江北爲枳人以柝籬

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乙酉以太尉劉虞爲大司馬封襄賁侯

襄賁縣屬東海郡應

劭曰賁音肥

董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

賁更封郿侯

傳知戀翻郿縣屬扶風賢曰今岐州縣師古曰郿音媚

丙戌以

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

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爲司

徒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賈武及諸黨人悉

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自六月雨至于

是月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后

白波賊寇河東

考異曰帝紀五年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案匈奴傳帝崩之後於扶羅乃與白波賊爲寇紀

誤今從傳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

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單于羌渠被殺事見上卷中平五年其立須卜骨

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

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

聚鈔掠無利鈔楚交翻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

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

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十一月以董卓為相國

漢自蕭何為相國後不復除拜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十

二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

祿勳荀爽為司空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

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眾望

卓從之

蒞兵媚翻說輪樹翻 考異曰范書云吏部尚書漢陽周秘侍中汝南伍瓊袁紀作侍中

周志今從魏志及英雄記

命蒞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顥等沙汰

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

處昌呂翻

復就拜爽平原相

復扶又翻

行至宛陵

宛陵縣屬河南尹在雒陽

東

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

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爲五官中郎將融爲大鴻臚

紀寔之子融韶之于也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

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

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



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陳畱孔伷爲豫州刺史

伷音胄考異

曰九州春秋作孔胄今從董卓傳

東平張邈爲陳畱太守潁川張咨

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將校

謂中郎將校尉處昌呂翻

詔除光熹昭靈永漢三號

除三號復稱中平六年

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

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自言非人臣之

相其恃逆如此語牛倨翻相息亮翻

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劔

擾龍姓也蓋古擾龍氏之後

立槓殺之

槓側瓜翻

是時雒中貴戚室第

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

虜資物

剽匹妙翻

妻略婦女不避貴戚人情崩恐不保朝

通鑑五十九  
夕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

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

購之執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袁安四世至紹門生故吏徧

於天下若收豪桀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

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

患矣卓以爲然乃卽拜紹勃海太守封邳鄉侯邳苦浪翻

又以袁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

南陽操變易姓名閒行東歸過中牟中牟縣屬河南尹開古莧翻

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被皮義翻唯功曹心

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白中

也 卒令操至陳畱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

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

事守之不得動搖部從事部郡國從事也勃海一郡遣部從事數人守之恐紹起兵也

東郡太守橋瑁瑁莫報翻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

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企欺

冀翻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

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爲于偽翻何謂袁

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

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復扶又翻和戶臥翻冀州於他州

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

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考異曰范書魏志俱有此事

在舉兵之後魏志在舉兵之前若在舉兵後時紹已爲盟主復何敢禁其發兵若在舉兵前則近是也今

從魏志

孝獻皇帝甲

諱協諡法聰明睿智曰獻古今注協之字曰合張璠記曰靈帝以帝

似已故名曰協帝王紀曰協字伯和蜀諡帝曰愍魏諡帝曰獻此從魏諡者以魏受漢禪

也爲正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勃

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

官號

時卓挾天子紹等罔攸稟命故權宜板授官號

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

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

潁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畱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

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

操俱屯酸棗

酸棗縣屬陳畱郡瑁音冒

後將軍袁術屯魯陽

魯陽縣屬

南陽郡

眾各數萬豪桀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

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

必斃君殆天之所啟乎 辛亥赦天下 癸酉董卓

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王辯 卓議大發兵以討

山東尙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

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

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

少詩

照翻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

不闕堂

處昌呂翻長知兩翻張邈字孟卓賢曰坐不闕堂言不妄視也

孔公緒清談

高論噓枯吹生

孔佃字公緒賢曰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

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

謂臨兵鋒而與敵人決勝

也負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眾怙力將各暴峙以

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

此數語公業雖以釋言於卓然

關東諸將情態實不過如此

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

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

之人與羌胡義從

從才用翻

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

驅虎兕以赴犬羊

兕序姊翻似牛一角而青色身重千斤角重百斤

鼓烈風

以埽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  
民相聚爲非棄德恃眾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董卓

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

畏其暴也卓表河南尹朱儁爲太僕以爲已副使者召拜

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也孤負也以

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

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

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

宜也由是止不爲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

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識

當時緯書之外又有石包室識蓋時人附益爲之如孔子閉房記之類

宜徙都長安以

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

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

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

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

更工衡細歷年已

久百姓安樂

樂音洛下同

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

驚動必有糜沸之亂

賢曰如糜粥之沸也詩云如沸如羹

石包識妖邪

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

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

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可

令詣滄海

賢曰言不敢避險難也

彪曰天下動之至易

易以安



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

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

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從干容翻相國

豈樂此邪樂音洛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

之此秦漢之執也謂秦漢都關中因山河形執以制天下卓意小解琬

退又爲駁議駁北角翻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

以光祿勳趙謙爲太尉太僕王允爲司徒城門校尉

伍瓊督軍校尉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

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

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毖斬之楊彪黃琬

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恣乃復表彪琬爲光祿大

夫

復扶又翻

卓徵京兆尹蓋勳爲議郎蓋古蓋翻時左將軍

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

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

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

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

徵嵩爲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

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

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迎接至尊奉令討逆

徵兵羣帥

說輸芮翻帥所類翻

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

禽也嵩不從遂就徵

嵩前不能從兄子臠之言今又不從衍之策自揣其才不足以

制卓故也勳以眾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勳爲越騎

校尉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

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

爲于儁翻折之舌翻汙烏故翻蓋

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

賢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傳說曰啟乃心沃朕

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余謂蓋動忠直之士時卓方謀僭逆不應以武丁之事爲言據國語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毋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勳蓋以衛武公之事責卓也史書傳寫誤以公爲丁耳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

之卓遣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

此二月事也陽城縣屬潁川郡

悉就斬之駕其車重

重直用翻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

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

婢妾

甲兵謂甲兵之士

丁亥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

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

勝音升

悉驅徙

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

藉慈夜翻

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畱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

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

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

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

考異曰袁紀作己巳今從范書

居京兆

府舍

師古曰三輔黃圖曰京兆府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

後乃稍葺宮室而

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

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

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朝直遙翻

董卓以袁紹之故

戊午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

餘人

尺口謂嬰孩也

初荊州刺史王叡

裴松之曰叡晉太保祥伯父也

與

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

零桂零陵桂陽也

以堅武官言

頗輕之及州郡舉兵討董卓叡與堅亦皆起兵叡素

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

按行使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

上時

掌堅承檄卽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

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

據吳錄資直者衣資之直也

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

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

被皮義翻

叡曰我何罪堅曰

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陶弘景曰生金有毒不鍊服之殺人

堅前至南陽眾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

糧堅誘而斬之

陳壽志曰堅以牛酒誘之吳歷曰堅詐疾以誘之

郡中震慄

無求不獲前到魯陽

魯陽縣屬南陽郡

與袁術合兵術由是

得據南陽

考異曰范書術傳云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表傳云術阻兵屯魯陽表不得至荆

州魏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

年二月已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陽此春孫堅取南陽術乃據之猶

以魯陽爲治所也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詔

以北軍中候劉表爲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

塞縱子容翻

表單馬入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本  
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

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

賢曰宗黨  
共爲賊

各擁眾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

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

焉於  
虔翻

蒯良曰眾不附者仁

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

歸之如水之趣下

趣七  
喻翻

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

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

帥所類  
翻下同若

使人示之以利必以眾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

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

樂音  
洛

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

矣襁居  
兩翻

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

傳檄而定

郡國志荊州部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長沙武陵七郡漢官儀以章陵足爲八郡

公路雖至無能爲也

袁術字公路

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

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眾

誘音酉帥所類翻

遂徙

治襄陽

荊州刺史本治武陵漢壽襄陽縣屬南郡

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荆

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郡也爲劉表專制荊州張本

董卓在雒陽袁紹

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

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

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

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

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將衛茲分



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

班志汴水在滎陽西南

遇卓將玄菟徐

榮

菟同都翻

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

中竹仲翻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

從才用翻

洪曰天下

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

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

易以或翻

亦引兵還操到

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

因爲謀曰

爲于僞翻下同

諸君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

眾臨孟津

勃海謂袁紹也

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轅轅

太谷全制其險

塞悉則翻轅音環

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

丹析入武關

此謂袁術也丹水及析縣皆屬弘農郡

以震三輔皆高壘

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

定也

觀操之計但欲形格勢禁待其變起於下耳非主于戰也

今兵以義動持疑

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

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

內

從袁紹也

頃之酸棗諸軍食盡眾散劉岱與橋瑁相惡

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

討董卓

姓譜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爲氏

務及諸將西行

務進兵與

酸棗諸將相及也

不爲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

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犇北未嘗接風塵

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

好呼到翻

入見其人清談干

雲出觀其政賞罰滑亂州遂蕭條悉爲巨墟頃之和

病卒袁紹使廣陵臧洪領青州以撫之 夏四月以

幽州牧劉虞爲太傅道路壅塞塞悉則翻信命竟不得通

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荒外言荒服之外也先悉薦翻資費甚廣歲常

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調徒弔翻時處處斷絕委

輸不至委于僞翻輪春遇翻而虞敝衣繩履食無兼肉務存寬

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上谷

舊有關市與胡人貿易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土

漁陽舊有鹽官鐵官 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卹爲安立生

業難乃日翻爲于僞翻流民皆忘其遷徙焉 五月司空荀爽

薨 六月辛丑以光祿大夫种拂爲司空拂邵之父

也 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

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譬袁紹

等胡母班吳脩王瓌至河內袁紹使王匡悉收擊殺

之 瓌王匡翻 考異曰謝承後傳漢書曰班王匡之

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衛奉王命

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繫鼓此悖暴無

道之甚者也按范書此年六月遣韓融等安集關東

袁術王匡各執而殺之三年八月遣馬日磾及趙岐

慰撫天下袁紀遣馬趙亦在三年八月時董卓已死

疑非班書

今不取 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董卓

壞五銖錢

賢曰光武中興除王莽貨泉更用五銖錢

孔穎達曰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黍爲一

參十參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錢邊作五銖字壞音怪

更鑄小錢

更工衡翻

悉取雒

陽及長安銅人鐘虞飛廉銅馬之屬以鑄之

始皇所

鑄也賢曰鐘虞以銅爲之前書音義曰虞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鐘鼓之附以猛獸爲飾也武帝置飛廉

館音義曰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巡取長安飛廉銅馬置上西門

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門京所作置於金馬門外者也余據馬援亦進銅馬虞音巨由是貨賤

物貴穀石至數萬錢冬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

城東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

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

坐才臥翻

導引入城乃曰

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

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王匡屯河陽津

河陽津即孟津董

卓襲擊大破之 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廟號

稱宗者皆宜省去以遵先典從之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和帝以下無德

可宗故去之去羌呂翻 中郎將徐榮薦同郡

異曰袁紀在明年今從范書

故冀州刺史公孫度於董卓卓以爲遼東太守度到

官以灋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

伐高句驪 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西擊烏桓語所親吏柳毅陽

儀等曰 語牛倨翻姓譜柳本自魯孝公子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爲氏至展禽食采於柳下因爲氏

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正耳於是分遼東爲遼西中

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

爲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藉田

杜佑曰藉借也謂借人力以理之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春秋傳曰郊而後耕遂借人力以成歲功故謂之帝藉臣瓚曰親耕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說文帝藉于畝藉秦昔翻

乘鸞路設旄頭羽騎

羽騎羽林騎也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卷五十九

